

暑假期间,正在中国美院读研究生的小朱来访,为我带来了新一期《湖上》杂志。

小朱来访的当天,竹子君小韩也来到我在海甸岛的阅古山房茶叙。黄昏时,我们受邀前往海口湾某酒吧品尝来自台湾的精酿啤酒。入夜的海口湾,星空辽阔依旧。我们择灯光稍亮处坐下,就着闪烁的灯光和刺激的音乐喝啤酒,扯着嗓门交谈。

期间我们谈到郁达夫和他的风雨茅庐,小韩的朋友随口蹦出一句:故都的秋。我愣了一下,惊觉这岛上的年轻人,竟能记得郁达夫,还读了他的名篇。

那晚回家后,我随手翻阅郁达夫文集,惊奇地发现,郁达夫先生与同时代的不少琼崖士子,竟然有着颇深的渊源和交情。

郁达夫与叶云

1930年代初,海南青年画家叶云从法国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国,受刘海粟之聘,在上海美专执教。翌年,受林风眠校长聘请到杭州艺专任教。27岁便成为人才济济的杭州艺专最年轻的教授。

1933年4月,郁达夫先生移居杭州,在距离吴山不远的场官弄修筑风雨茅庐,从此定居杭州并出任杭州艺专国文教授,与叶云为同事,他们都是林风眠校长最器重的教授。这批教授分别是国画教授潘天寿,西画教授吴大羽、蔡威廉、叶云、方干明,雕塑教授刘开渠,国文教授郁达夫,俄籍图案教授杜劳,法籍教授克罗多等。

当年,林风眠校长曾携妻女带着这批教授,前往杭州临平的超山,并拜谒了吴昌硕先生墓地。他们此次郊游的合影照片,见证了郁达夫先生与海南画家叶云的同事关系。

郁达夫与卢鸿基

1930年代,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的海南学子卢鸿基,考入了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科。

当时的杭州艺专,秉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,开放、包容,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。因而学生的思想异常活跃,富有探索精神。当时在学校任国文教授和文艺导师的,都是那个年代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家,如郁达夫、张天翼、钟敬文等。卢鸿基后来能诗善文,与这批老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

据卢鸿基的外孙卢家荪先生回忆,卢鸿基与郁达夫老师的关系不一般,他少年时期就喜欢创造社作家的作品,郁达夫是创造社发起人之一,能在杭州直接受到郁达夫的亲灸,卢鸿基觉得非常幸运,学习异常刻苦。

1938年3月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,郁达夫赴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,参加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,郭沫若时任第三厅厅长。



郁达夫先生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戴翰园

那些风雨中的鸣鹤之应

郁达夫档案

郁达夫(1895—1945),原名郁文,浙江富阳人。1913年留学日本,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,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。回国后,编辑出版《创造社》杂志,1923年起,先后在北京大学,中山大学任教。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,1938年底赴新加坡主编《星洲日报》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。1945年,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杀害。1952年,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先生为革命烈士。

4月,受诗人力扬、画家常书鸿电邀,卢鸿基抵达武汉,受到时任第三厅第六处少将处长田汉的欢迎接待,被安排在六处第三科(美术科)任研究员。

在第三厅,昔日的老师郁达夫与学生卢鸿基,因信仰与追求相同,由师生变成了同事关系,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,这无疑是一段十分值得珍惜的缘分。

郁达夫与韩槐准

1938年,郁达夫先生应邀前往新加坡,担任《星洲日报》主笔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郁达夫出任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、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,还与当地文人创建了新加坡南洋学会。

在新加坡期间,徐悲鸿、郁达夫、刘海粟、姚南、张礼千、许云樵、关楚璞、张匡人与陈育崧等文人墨客,常常接受愚趣园主人的邀请,在愚趣园举办雅集活动,题诗作画之余,品尝园内新鲜甜美的红毛丹。

愚趣园主人姓韩,名槐准,海南文昌人,在新加坡经营种植业,为人好客,喜欢收藏和结交文人墨客。常常邀请徐悲鸿、郁达夫、刘海粟等文人画家前来聚会。

在愚趣园,徐悲鸿先生为韩槐准题写了愚趣园门额,还创作了一批书画作品。其中有奔马图、红毛丹图、雄鸡图和喜马拉雅山远眺图等等,还有书法条幅、对联、中堂等。在画好雄鸡图、喜马拉雅山远眺图后,徐悲鸿先生请郁达夫先生为之题诗。

在雄鸡图上,郁达夫先生题曰:槐准先生深居郊外,有裴真学风。悲鸿画鸡以申贺,嘱达夫题之,时己卯秋也。

红冠白羽曳经纶,
文质彬彬此一身。
云外有声天破晓,
苍筤深处卧斐真。

在《喜马拉雅山远眺图》上,郁达夫先生题曰:为槐准先生题悲鸿画喜马拉雅山远眺。

寰宇高寒此一峰,
九州无奈阵云封。
何当重踏昆仑顶,
笑指蜗牛角上踪。

此外,郁达夫先生还应韩槐准之嘱,专门作一长诗相赠,诗曰:槐准先后暇日邀梦圭先生及报社同仁游愚趣园,时红毛丹正熟,主人嘱书楹帖,先得首联,归后缀成全篇。

卖药庐中始识韩,
转从市隐忆长安。
不辞客路三千里,
来啖红毛五月丹。
身似苏髯羁岭表,
心随谢翱哭严滩。
新亭大有河山感,
莫作寻常宴会看。

1942年2月,新加坡沦陷,郁达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,继续著文宣传抗日。与此同时,徐悲鸿将一批准备举办个人画展的作品,委托韩槐准为保管,随后匆匆前往法国避难。韩槐准将徐悲鸿委托的这批书画作品埋在愚趣园的果林里,从而躲过了战乱。1945年9月17日晚,郁达夫先生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一片丛林里。

韩槐准非常珍惜徐悲鸿、郁达夫等文人墨客的这批墨宝,并深受其爱国之情所感动。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于1962年卖掉愚趣园和所有产业,带着妻

子儿女和自己心爱的陶瓷、书画藏品,毅然回到祖国,将全部藏品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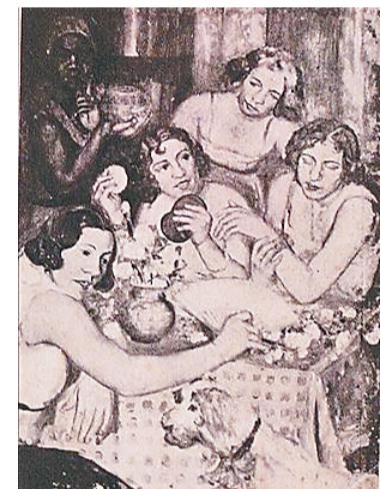
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,风雨茅庐主人、愚趣园主人及其朋友们,他们胸中激荡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啊!

2000年秋,我独自一人前往杭州,叩访郁达夫先生故居风雨茅庐,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,没能入内。2019年初秋一个午后,我再次叩访风雨茅庐。此时,院子里空空荡荡,两只鸟儿在冷清寂静中啾啾鸣叫。我坐在茅庐书房外,终于能从容淡定地在心中向郁达夫先生致敬了。

说来也奇怪,岛上那个酒吧,那三位年轻人,那个夏夜,也无风来也无雨,却让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郁达夫与他的风雨茅庐。

临近正秋一个雨夜,我轻启旧砚,细研松烟于南窗之下,猛然想起:当年,郁达夫先生居杭州时,最喜欢去的地方不就是西湖边的吴山么?不论遇到高兴还是烦恼的事情,他都要到吴山上走一遭。而小朱与《湖上》,不正是从吴山上下来的吗?

原来,这一切,都是有因缘的。■



叶云绘画作品。



年轻的卢鸿基与家人。



韩槐准(左一)和夫人(右一)归国前默默地向愚趣园告别。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